

### （翰）第三冊 第三課 下雨天，真好

今天一清早，掀開簾子看看，玻璃窗上已撒滿了水珠，啊，真好，又是個下雨天。

雨下了十天、半月、甚至一個月，屋子裡掛滿萬國旗似的溼衣服，牆壁地板都冒著溼氣，我也不抱怨，好像雨天總是把我帶到另一個處所，離這紛紛擾擾的世界很遠很遠。在那兒，我又可以重享歡樂的童年，回到魂牽夢縈的好地方。那些有趣的好時光啊，我要用雨珠的鍊子把它串起來，繞在手腕上。

那時在浙江永嘉老家，我才六歲，睡在母親暖和的手臂彎裡。天亮了，聽到瓦背上嘩嘩的雨聲，我就放了心。因為下雨天長工不下田，母親不用老早起來做飯，可以在熱被窩裡多躺會兒。我捨不得再睡，也不讓母親睡，吵著要她講故事。母親閉著眼睛，給我講雨天的故事。在熹微的晨光中，我望著母親的臉，她的額角方方正正，眉毛細細長長，眼睛眯成一條線。我的啟蒙老師說菩薩慈眉善目，母親的長相一定就跟菩薩一樣。

雨下得越來越大。母親一起床，我也跟著起來，顧不得吃早飯，就套上叔叔的舊皮靴，頂著雨在院子裡玩。陰溝裡水滿了，白繡球花瓣飄落在爛泥地和水溝裡。我把阿榮伯給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溝裡，中間坐著母親給我縫的大紅「布姑娘」。繡球花瓣繞著小木船打轉，一起向前流。我跟著小木船在爛泥地裡踩水，吱嗒吱嗒地響。

天下雨，長工們不下田，都蹲在大穀倉後面彈豆子玩。我把小花貓抱在懷裡，自己再坐在阿榮伯懷裡，等著阿榮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豆子剝了殼送到我嘴裡。豆子吃夠了再吃芝麻糖，嘴巴乾了吃柑子，肚子鼓得跟蜜蜂似的。下雨天真好，有吃有玩，長工們個個疼我，家裡人多，我就不寂寞了。

五月黃梅天，到處黏答答的，母親走進走出地抱怨，父親卻端著宜興茶壺，坐在廊下賞雨。院子裡各種花木，經雨一淋，新綠的枝子頑皮地張開翅膀，托著嬌豔的花朵，父親用旱煙管點著它們告訴我，這是丁香花，那是一丈紅。大理花與劍蘭搶著開，木犀花散布著淡淡的幽香。牆邊那株高大的玉蘭花開了滿樹，下雨天謝得快，我得趕緊爬上

去採，採了滿籃子送左右鄰居。玉蘭樹葉上的水珠都是香的，灑了我滿頭滿身。

唱鼓兒詞的總在下雨天從我家後門摸索進來，坐在廚房的長凳上，唱一段「鄭元和學丐」。母親一邊做飯，一邊聽，淚水掛滿了臉頰，拉起青布圍裙擦一下，又連忙盛一大碗滿滿的白米飯，請瞎子先生吃，再給他一大包的米。晚上就讓他在大廳裡唱，請左鄰右舍都來聽。寬敞的大廳正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煤氣燈，發出嘶嘶的聲音。煤氣燈一亮，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觉，心裡說不出地開心。雨嘩嘩地越下越大，瞎子先生的鼓咚咚咚咚地也敲得越起勁。母親和五叔婆聽了眼圈兒都哭得紅紅的，我就只顧吃炒米糕、花生糖。父親卻悄悄地溜進書房作他的「唐詩」去了。

八、九月颱風季節，雨水最多。那時沒有氣象報告預測天氣好壞，全靠有經驗的長工和母親看天色。雲腳長了毛，向西北飛奔，就知道颱風要來了。走廊下堆積如山的穀子，幾天不晒就要發霉，穀子發霉就是一粒粒綠色的麩。母親叫我和小幫工把麩一粒粒揀出來，不然就會越來越多。這工作真好玩，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來。麩會越來越多，我就可以天天滾在穀子裡揀麩，多高興哪！

如果我一直不長大，就可以永遠沉浸在雨的歡樂中。然而誰能不長大呢？到杭州念中學了，下雨天，我有一股淒涼寂寞之感，因為我想念遠在故鄉的母親。下雨天，我格外想她。因為在幼年時，只有雨天裡，我就有更多的時間纏著她，雨給我一份靠近母親的感覺。

杭州的西子湖，風雨陰晴，風光不同，然而我總喜歡在雨中徘徊湖畔。有一次，我凝望著碧藍如玉的湖面，低斜的梅花，卻聽得放鶴亭中響起了悠揚笛聲。「明亮陽光下的西湖，宜於高歌；而煙雨迷濛中的西湖，宜於吹笛。」我幽幽地說。於是笛聲又起，與瀟瀟雨聲相和。

二十年了，那笛聲低沉而遙遠，然而我仍能依稀聽見，在雨中……